

劔

筭

劔氣第二卷標目

繩豔篇

凡二十九事  
凡四十條

薛燭相純鈎劔

風胡子相湛盧劔

風胡子相太阿劔

魯季孫歎劔

函冶氏屬劔

莊生說劔

莊子論干越劍

楚襄王兔腸劍

魯從子相劍

魏子順識別

馬服君論劍

墨子論劍

蘇子論棠谿劍

韓非子論劍

尸子觀劍

伍子胥解千金劍

呂氏相劍

辨漢高祖劍

淮南子論劍

東方朔對劍

魏文帝百辟劍

亢倉子論蜚景劍

蒲元辨劍

抱朴子論劍

雷煥識延津劍

江淹讚劍

沈東美劍

胡人玩破山劍

地鏡圖劍

劍筴第二

明甄肖錢希言譚輯 雲莊琴譜訂正 武陵楊鶴授錄

繩豔篇

繩之譽之也此篇紀古之善相劍者

筴曰良冶尚矣鑒賞爲難九方臯之馬也浮丘公之雀也伯益之禽言也鍾子期之琴也師曠之律而吳札之樂也豈其侈于博物已乎斯皆有神識寄焉蓋微獨相劍爾矣夫士不遇徒以窮困終

其身雖有夷由之操閔賜之才卒與雲  
煙俱淪何繇自見是令棠溪終于刈葵  
而鉛刀御割劇之能也可勝數哉可勝  
數哉綜春秋以下善相劍者若而人載  
在典籍刻畫丹青惟風胡薛燭之儔尤  
其著者莫不口如懸河舌如電光大言  
雕辯能使白馬孤犢失其辭疇謂世無  
真賞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筭繩豔

薛燭相純鈎劍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于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珪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燭對曰豪曹非珪劍也夫珪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珪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珪劍也珪劍者金錫和



同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珽劔也王曰  
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于露壇之上宮人  
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劔而  
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  
鍤鑿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鈎  
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瞿如寤下階而深  
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燁如芙蓉  
始出觀其鈺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

渾如水之溢于塘觀其斷巖巘如瑣石觀  
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  
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  
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劔  
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  
出銅雨師掃洒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  
袞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  
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

湛盧二曰純鈎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  
巨闕吳王闔閭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  
闔閭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  
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卧而寤得吳王  
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  
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  
汝楚王不與時闔閭又以魚腸之劍刺吳  
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閭使專諸爲

秦彘魚者引劔而刺之遂弒王僚此其小  
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  
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歐  
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  
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  
之都二狗足言哉

漢趙擘  
越絕書

唐崔融薛珪劔詩珪劔出昆吾龜龍夾  
采符五精初獻術千戶競論都匣氣衝

牛斗山形轉轆轤欲知天下貴持此問

### 風胡

謹按唐盧照隣詩有俱邀俠客夫容劍  
共宿倡家桃李蹊之句李白詩亦云秋  
蓮光出匣劍華明無人皆用此  
事今人則直指劍爲夫容矣

風胡子相湛盧劍

越絕書  
湖作胡

湛盧之劍惡闔廬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  
行如楚薊昭王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  
於荆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

寡人卧覺而得珪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  
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  
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劍三枚  
一曰魚腸二曰盤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  
已用殺吳王也盤郢以送其死女今湛  
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  
湖子曰臣聞越王元常左傳史記俱作允常使歐冶  
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

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  
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盤郢亦曰豪曹不法  
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  
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霧出之有神服之  
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  
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  
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  
何風胡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

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

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合

合字一作令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若耶溪在會稽

縣南二十五里溪傍即赤堇山一名鑄浦

山歐冶子鑄劍之所戰國策曰涸若耶而

取銅破堇山而取錫張景陽七命羣臣上

曰邪溪之銑赤山之精皆謂此也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

能得此珪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

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爲珪闔廬



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爲將吾即俟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

潛二邑

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

廬四年子胥傳亦合今此書以爲三年何也六古國皐陶之後所封今安豐六安縣縣是其地潛在六西南今屬安慶有潛山潛木史記潛有潛

吳越春秋

吳王之女有所怨于王者遂自殺王痛之

葬于昌門外文石爲槨高城深池珍玩人  
馬以殉葬國人哀之湛盧之劍夜飛去楚  
楚昭王覺劍在其牀首昭王召風胡子而  
問焉對曰越獻劍於吳名曰湛盧人君有  
過則去適它國聳吳王葬女奢侈以人從  
死其必是也昭王大喜

吳越  
春秋

建安太守本閩越秦立爲閩中郡漢武帝  
世閩越反滅之徙其民于江淮間虛其地

後有遁逃山谷者頗出立爲冶縣屬會稽  
司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則臨海亦冶地  
也張勃吳錄云閩越王冶鑄地故曰安民  
王治此不應偏以受名蓋勾踐冶鑄之所  
故謂之冶乎閩中有山名湛疑湛山之鑪  
鑄劍爲湛鑪也後分冶地爲會稽東南二  
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吳  
孫休永安三年分南部立爲建安郡領縣

七 宋書州郡志

古劍有沈盧魚腸之名

沈音湛

沈盧謂其湛

湛然黑色也古人以劑鋼爲刃柔缺爲莖  
幹不爾則多斷折劍之鋼者刃多毀缺巨  
闕是也故不可純用劑鋼魚腸即今燔鋼  
劍也又謂之松文取諸魚燔鞅褫去脇視  
見其腸正如今之燔鋼劍文也

夢溪筆談

宋鮑昭詩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

劍筴

卷二

樂器

八

單編草堂

沈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  
闕有崇扃一爲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  
物終不隔千里倘還并

唐李白古風

珽劍雙蛟龍雪花照夫容精光射天地  
雷騰不可衝一去別金匣飛沉失相從  
風胡滅已久所以潛其鋒吳水深萬丈  
楚山邈千重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  
風胡子相太阿劍

楚王召屈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  
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  
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爲烈士寡人願齊邦  
之重珪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  
劍可乎風胡子曰善于是乃令風胡子之  
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  
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  
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

一作市

畢成

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  
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  
名爲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  
三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  
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  
深淵欲知泰阿觀其劍巍巍翼翼如流水  
之波欲知工布劍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  
不可雜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

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  
靡無兵革左右群臣賢士莫能禁止于是  
楚王聞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  
破賊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江水  
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  
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  
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缺耳固能有精  
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  
劍筴

卷二

繩斃

士

聖德堂



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爲宮室

死而龍臧

疑古藏字

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

時以玉爲兵以伐樹木爲宮室鑿池

疑闕

夫

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

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

導河東注于東海天下通乎治爲宮室豈

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鑿兵威服三

軍天下聞之莫敢不臣此亦鑿兵之神大

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

越絕書

晉張協七命楚之陽劔歐冶所營邪谿  
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鑊越鍛成乃  
鍊乃鏢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  
神器化成陽文陰縵流綺星連浮采豔  
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鏗水凝冰刃  
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  
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

陸洒奔駟斷浮翮以爲工絕重甲而稱  
利云爾而已哉若其靈珪則舒辟無方  
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重三  
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  
是以功冠萬載威耀無窮揮之者無前  
擁之者身雄可以服從九國橫制八戎  
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  
太阿劍銘太阿之劍世載其美淬以越

砥如玉斯曜若影在水不運自肅率土  
從軌

**楚辭**鉛刀進御遙棄太阿

謹按晉大康地記南西平縣有龍淵水  
可用淬刀劍故劍名龍泉楚之珪劍也

魯季孫歎劍

闔閭既得珪劍適會魯使聘于吳闔閭使  
掌劍大夫以莫邪獻之季孫拔劍之鏐中  
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  
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

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

吳越春秋

### 函冶氏屬劍

司寇布爲周最說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太子也臣爲君不取也函

姓冶氏

缺

爲齊太公

和田

買良劍公不知善

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

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

欲使衆識其良

今君之使最爲太子獨知之契也

戰國策

莊生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于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一，歎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千金？太子曰：聞夫子

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  
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  
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  
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  
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  
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劔士皆蓬頭突  
髻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  
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

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



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  
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  
于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  
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  
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惟王  
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  
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  
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

岱爲鏐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鈇包  
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  
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  
以秋冬此劔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  
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劔一  
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劔也文王  
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劔何如曰諸侯之劔  
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庶士爲鏐以賢良士

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鈇此劍  
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  
之亦無芴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  
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  
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  
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  
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  
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

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劔無異于鬪  
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  
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劔臣竊爲大王  
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  
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劔事已畢奏矣文  
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劔士皆服斃其處也

莊子

莊子論干越劔

干越珪劍名莊子曰夫有干越之劍匣而

藏之不敢用珪之至也

干溪越山出  
名劍

莊子

唐張祐題弋陽館詩一葉飄然下弋陽

殘霞昏日樹蒼蒼吳谿漫汗干將劍却

是猿聲斷客腸

謹按呂氏春秋荆次非得珪劍干干越

一本作干隧今餘干羊角山有干越亭

唐李德裕所建相傳餘干故越

之西境爲越餘地故曰餘干

楚襄王兔腸劍

楚襄王與群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似缺良工曰可以爲劍

異苑

### 曾從子相劍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疆而富衛弱而

劍筴

卷二

繩墨

十七

翠帷草堂  
三百七

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

逐之

韓非子

魏子順識別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示東方諸國魏王問子順曰古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錕鍔之劍長尺有咫鍊錐赤刃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

也

禮記

聖證論昔國家有優曰史利漢氏舊優也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爲誕而不言也正始初得火浣布乃信

馬服君論劍

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  
匪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  
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疆  
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



劍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釣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釣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

戰國策

### 墨子論劍

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鄒

墨子

### 蘇子論棠谿劍

燕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  
臯之固西有宜陽長阪之塞東有宛穰洧  
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  
之彊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  
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  
不遐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劔戟  
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  
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即斬

堅甲盾鞬鍪鐵幕

謂以鍊爲言其劍皆

革

挾

謂以革爲射決決射鞬也

咬芮

咬音伐與鞬同謂楯也芮音如字謂繫楯

之紛校也

無不畢具

戰國之時棠谿之地屬韓出金甚精利

以韓

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

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

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別帶祠春秋

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

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

戰國策

韓非子論劍

夫視鍛錫而察青黃歐冶不能以必劍

言雖

區冶善劍不能以必成

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滅獲

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

韓非子

尸子觀劍

水試斷鵠雁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劍也

尸子

伍子胥解千金劍

五貞如吳過荆至江上丈人度之絕江

絕過

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

此千金劍也願獻之丈人

呂氏春秋

伍子胥過江解劍與漁父曰此劍中有七

星北斗文其值百金

吳越春秋

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

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

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

爵執珪豈徒百金劔邪

史記

呂氏相劔

相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劔也難者曰白所以爲不物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物又柔則鏃堅則折劔折且鏃焉得爲利劔劔之精未革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

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  
之所患賢者之所廢也○相劔者之所患  
患劔之似吳干者吳干吳之  
干將也○得十良劔  
不若得一歐冶歐冶善爲劔工  
也

按後二說淮南干亦  
承之其文大畧同也

### 辨漢高祖劔

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劔長七尺漢高祖自  
稱提三尺劔而取天下有問余者余告之

曰漢高爲泗上亭長送彼驪山所提劍理  
應三尺耳後富貴別得七尺珪劍舍舊而  
服之漢之後世惟聞高祖以所佩劍斬白  
蛇而高帝常佩此劍即斬蛇之劍也

馬縞  
中津

古今  
注

### 淮南子論劍

夫純鉤魚腸劍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  
則不能入

純鉤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辟若  
魚腸者良劍也型一本作盧

劍策

卷二

繩鉞

三

翠雲草



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剝則水斷龍舟

龍舟

也

陸剗

團

犀甲

○今劔

或絕側羸文

齧缺

也

卷銚而稱以頃襄之劔則貴人爭帶之

絕

側羸無文齧齒卷銚鈍矣無刃託之爲

楚頃襄王所服劔故貴人慕而爭帶之

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剗兕甲

莫之服帶

前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刀雖有用無所稱託故

無人

通人

則不然

腹劔者

期於銛利而不

期也

期於墨陽莫邪

墨陽莫邪美劔名也

○夫怯夫操利

劔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

捲一擣則摺

浙

脇傷幹

武士也楚人謂士爲武摺也

爲

此棄干將鏌鋁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爲言

者齊于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

言黃泉之底

頂極高底極卑也

是兩末之端議何

可以公論乎○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

則險心有目則眩兵莫憊於志而莫邪爲

下效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所以貴

莫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折莫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

淮南子

東方朔對劍

驃騎難諸博士東方朔對曰于將莫邪天下之利劍也水斷鴻雁陸斷馬牛將以補屨曾不如一錢之錐

前漢考異

魏文帝百辟劍

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不造百

辟珪劔長四尺二寸淬以清漳厲以盤諸  
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飛景

魏文帝  
典論

昔周魯之珪赤刀孟勞楚越所稱太阿純  
鈎余好擊劔善以短乘長選茲良金命彼  
國工精而鍊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五色  
充鑪巨橐自鼓靈物彷彿飛鳥翔舞以爲  
三劔三刀三七首因姿定名以銘其拊惜

乎不遇薛燭青萍也

典論

亢倉子論蜚景劍

蜚景之劍威集曰日氣成紫蜺以之刈獲

則與劒刃也無擇

蜚景神劍也劒雖利以之獲稻猶司

於鑱刃者也

及夫凶邪流毒弗謂不靖加之運

掌之上千里之內不留行矣

凶邪流毒溫疫之氣也此

神劍之能辟凶邪故威光所行千里之內未嘗留止者也

亢倉子

蒲元辨劍

一作

諸葛孔明時有蒲元者術鑿同歐冶風胡  
常爲孔明鑄劍言蜀惟江水爽冽是天分  
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涪水皆  
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輒能辨  
之

華陽  
國志

### 抱朴子論劍

夫劍戟不長于縫緝可以剗割象馬雖鑽  
不可剗割而長于縫緝材有大小不可棄

也  
抱朴子

雷煥識延津劍

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恒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司空張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語曰可其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唯牛斗之間頗有異氣華

曰是何祥也煥曰珪劍之精上徹于天耳  
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  
六十位登三事當得珪劍佩之斯言豈效  
歟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  
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  
喜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  
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  
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



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

黃土

陽土也

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

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

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

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

劍當繫徐君墓對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

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珪愛之常置坐側

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

赤土陰土也

報煥

書曰詳觀劔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  
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  
斤致煥煥更以拭劔倍益精明華誅失劔  
所在

晉書

雷煥字孔章鄱陽人善星曆卜占晉司空  
張華夜見異氣起牛斗華問煥見之乎煥  
曰此謂珪劔氣華曰時有相吾者云君當  
貴達身佩珪劔此言效矣乃以煥爲豐城

令煥至縣移獄掘入三十餘尺得青石函一枚中有雙劍文采未甚明煥取南昌西山黃白土用拭劍光豔照曜乃送一劍并少黃土與華自留一劍華得劍并土曰此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乃更以華陰赤土一斤送與煥煥得磨劍鮮光愈亮及華誅劍亡玉匣莫知所

在

雷煥別傳

及晉之中興夜有紫色冲斗牛張華使雷  
煥爲豐城縣令掘而得之華與煥各珽其  
一拭以華陰之土光耀射人

王子年  
拾遺記

吳未亡恒有紫氣見于牛斗之間占者以  
爲吳方興惟張華以爲不然及平此氣愈  
明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屏人  
問天文將來吉凶孔章曰無它象唯牛斗  
之間有異氣是珽物之精上徹于天耳華

曰此氣是正始嘉平至今日衆咸謂孫氏  
之祥唯吾識其不然今聞子言乃玄識與  
吾同今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張遂以孔  
章爲豐城令至縣移獄掘深二丈得玉匣  
長八九尺開之得二劍一龍淵二即太阿  
其夕牛斗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龍  
淵而進之劍至張公于密發之光焰韡韡

煥若電發

雷次宗  
豫章記

吳未亡前常有紫赤氣見斗牛之間星官  
及諸善占者咸憂吳方興惟張茂先于天  
文尤精獨知爲神劍之氣非江南之祥

台祖

之志  
怪

沔水中常苦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  
果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斬蛟流血  
丹水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晉張公遇害  
亦亡劍于是水後雷氏爲建安從事逕踐

劍筵

卷二

雜記

无

澤庵草堂  
三可

瀨溪所留之劍忽於其懷躍出落水初猶  
是劍後變爲龍故吳均劍騎詩云劍是兩  
蛟龍張華之言不孤爲驗矣

水經注

唐李白梁甫吟張公兩龍劍神物各有  
時李益樂府辭雙劍欲別風淒然雌

沉水底雄上天江迴漢轉兩不見雲交  
雨合知何年古來萬事皆有命何用臨  
涕苦相連

江淹讚劍

永明初始造舊宮鑿東北之地皆平岡迤  
隴尤多古冢墓有人得銅劍長尺五寸余  
既借看歎其古異按山海經曰昆吾之山  
其上多赤銅廓璞注曰此山出金如火以  
之切玉如割泥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  
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歐冶鑄以爲  
純鉤之劍又汲冢中得一銅劍長三尺五



及今所記干將者亦皆非鍬明古者以銅錫爲兵器也春秋迄于戰國戰國至于秦時攻爭紛亂兵革互興銅旣不充給故以鍬足之鑄銅旣難求鍬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鍬兵轉多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滌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鍬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逾見其微及漢建安二十四年魏文帝爲天子時鑄三斑刀三七首天下

百鍊之精利而悉是鑄鉄不能復鑄銅矣  
按張華博物志亦稱鑄銅之工不復可得  
惟蜀地羌中時有解者由此言之斯妙又  
絕故爲此讚以明古今之事焉讚曰悠悠  
開闢式聖式賢蚩尤鑄銅爲兵幾年天生  
五才寔此爲先旣古旣曩誰測誰傳紛紛  
百代事無不異况乃金鉄國之利器風胡  
專精歐冶妙思千古則出于今則秘聞之

釋經萬物澹薄在古必厚在今必惡徒多  
徒異徒鏗徒銷聊舉一槩以明鴻略

江文通集

### 沈東美劍

唐人沈東美有古劍其子得之甚奇上有  
篆書十六字極古不可辨李白見之曰是  
薛燭劍也其文曰終歸之埜鑿鍊鍊精薛  
燭是造百日斯成

聞奇錄

薛按薛燭以相劍名于越未聞其爲劍也蓋唐人之說如此

胡人玩破山劍

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劍磨洗詣市有胡人  
求買初還一千累上至百貫士人不可胡  
隨至其家愛玩不舍遂至百萬已尅明日  
持直取劍會夜佳月士人與其妻持劍共  
視笑云此亦何堪至是貴價庭中有搗帛  
石以劍指之石即中斷及明胡載錢至取  
劍視之歎曰劍光已盡何得如此不復買

士人詰之胡曰此是破山劍惟可一用吾  
欲持之以破珪山今光鉞頓盡疑有所觸  
士人夫妻悔恨向胡說其事胡以十千買  
之而去

廣異記

### 地鏡圖劍

凡觀金玉珪劍銅鍤皆以辛之日待雨止  
明日平旦及黃昏夜半觀之所見光白者  
玉也赤者金黃者銅黑者鍤

地鏡圖

卷終